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三十二回 杜大隆娶媳得女 徐二混因貪破財

卻說墨意師見徐有財供出兩回都是他的原媒，料想推辭不過，只得實說道：「大老爺聽稟，並非小的敢裝糊塗。因徐二混與黃三林本是磕頭弟兄。他倆面對面的結親，不過叫小的做個現成媒人。後來黃三林故了，前年，徐二混對我說黃家的親事退了。小的也不知他怎麼個退的。可巧杜二掌櫃二兒斷了弦，托小的做媒。小的就想起徐二混這一門親了，不想一拍即合。這也是前生緣定，與小的無干。這所供的都是實話，求大老爺詳察。」李公道：「胡說！」正要再問，值日差稟黃三林妻子黃倪氏、兒子黃祖永傳到。李公叫到案前，問道：「黃倪氏，你兒子聘徐可忠的女兒，是誰的媒人？」倪氏道：「是張保田同這位墨大爺。」李公道：「張保田現住哪裡？」倪氏道：「聽說今年夏天已病故了。」李公道：「聘禮共是多少？有首飾衣服沒有？」倪氏道：「聘禮銀四兩，是四個小寶。首飾是赤金耳環一副，赤金扁簪一支，包金手鐲一雙，包金如意簪一支，白銀手鐲一雙，白銀番花一支，白銀耳環一副，白銀冠鑽一支，共是八件。另外，尺頭四個。就是沒有衣服。」李公說：「據徐有財供，聘禮已經退回，你可照數收到？」倪氏道：「我的青天老爺呀，小婦人哪裡收回一件？就只憑徐親家說，將聘禮折實還了賬。小婦人也不知是誰的賬。」李公道：「庚書婚帖退回沒有？」倪氏道：「庚書婚帖，小婦人一齊收著，並沒退回。」李公道：「將婚書庚帖呈案。」倪氏道：「現收藏在家。」回頭叫鹿兒趕快取來。這一回頭，方才瞥見上首坐的就是昨天喝茶的那位客人，真是又驚又喜。正想再訴賴婚情形，卻遇值日差帶徐可忠到案銷差。

李公問：「你是徐可忠麼？」答道：「是。」李公道：「你是不是又叫徐二混？」二混面赤，低下頭不敢答應。李公道：「你女兒既聘給黃三林的兒子黃祖永，怎麼又嫁姓杜的？一女兩聘，是何道理？快快說來。」徐二混明知理短，只得勉強的分辯，稟道：「因為黃親家病故，家道漸漸的不濟。」李公道：「家道不濟，你便應該賴婚？」徐二混叩頭道：「不敢。只因黃親家在世時托小的轉借頭谷錢二百五兩。前後五六年，分文未還，合計本利已五百多兩。小的又無力代還，只得與親家母商議，將聘禮退回，折變了還賬。小的想，聘禮已經退回，這親事就不能算了，所以將女兒另聘，並非賴婚，求大老爺明鑒。」李公問倪氏道：「你親家說聘禮退回折變，交給你手沒有？」倪氏道：「小婦人並沒看見。」

李公喝道：「徐可忠，你敢在本縣面前說謊？你既說退回聘禮，怎的黃倪氏沒有收回？你是親手退回的，還是交原媒退回的？有個證據沒有？」徐二混聽了這話，愣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因為當日債主逼得緊，容不得空，因此向親家母說明後，就立刻變價清賬，容不得再來回來去耽誤工夫。這是實情，親家母都知道的。」

李公道：「你這嘴也很會說。就依你講，這聘禮也只得變賣了，算不得退回，何況還有婚書、庚帖明明還在姓黃的手中，你想將女兒另嫁姓杜的，這個理，憑你利口只怕不容得你講。」便顧左右道：「來，速傳杜大隆回話。」值差的答應著飛跑去了。暫且按下。

列位聽說徐二混既打算賴婚，豈肯不把婚書、庚帖設法要回，還叫留在黃家做打官司的見證麼？這又是編書的胡造謠言。哪知非也，其中有個緣故。一來徐二混與黃三林結親並非真心願意，原不過借這親家的名目騙黃三林的財產。偏偏黃三林是個沒心眼兒的人，居然被他騙上，錢財房產已經完了，又找補了一條性命。徐二混功行圓滿，心安意足，這兒女姻親哪裡還在他心上？所以挖空心思，還要捏造這五百多吊錢的賬，原為得消除這四兩聘禮並八件金銀首飾起見。倘沒有這許多東西，他也便絕口不提的了。至於婚書、庚帖，在徐二混原沒有算做憑據，只當是黃三林的勾魂票，料想孤兒寡婦，斷沒這力量與他計較。所以坦然放心，把女兒重又出聘。不想怨毒深，黃三林死不瞑目，九泉之下起而控訴。又遇見這位不憚煩勞的李明府，單為了這事親身查訪到此。這不但徐二混做夢也想不到的事，就是李公在簽押房做夢的時候，也想不到這事是這樣迅疾。且再想不到徐二混早留下這一套婚書、庚帖，為他聽斷的證據。這也叫害人自害，天奪其魄。並非說閑話打岔，這其中情節不得不交代一番。

且趕緊再說黃祖永，聽他母親叫他回家取婚書，他爬起來就走。趕到家裡，將婚書、庚帖，兩個龍鳳泥金的套帖連拜盒一起，一直捧到雙順居跪下，交與他母親看了，呈上公案。李公接過，打開一看，便舉在手中，問徐二混道：「這是你女兒的庚帖不是？」徐二混面紅耳赤，不敢再辯，只得低著頭說道：「是。」李公道：「既然是，你該怎麼辦？」徐二混還沒有回答，差人已帶杜大隆到案，衣冠齊楚的朝上跪下。李公問道：「你是杜大隆？」答道：「是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娶兒媳也該探聽探聽明白。徐可忠的閨女已許黃祖永為妻，庚帖現在，怎麼你敢設謀誣娶有夫之女？今本縣已傳齊兩造，訊明原委，供證確鑿，本應照例嚴辦，姑念你兩家也是體面人家，都被媒人所誤。且傳你來當堂酌，這件事該怎樣個了法？」杜大隆道：「老父台明鑒，職員實係不知徐黃兩家的原委。蒙老父台訊明，免職員誤娶有夫之女，為此感恩不淺。還求老父台格外成全，職員無不聽命。」李公道：「聽你這話，倒明白的很。你既稱職員，這國家的法律你自然該知道的。且問你，一女兩聘該怎麼辦？娶有夫之女該怎麼辦？」杜大隆道：「職員鄉愚無知，蒙老父台教訓，還求寬典，法外施恩，成全職員臉面。」李公道：「你既這樣說，要照律辦，你是知道的了。你既求寬典，本縣俯准你的意思，准你兩家量力罰錢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杜大隆道：「蒙老父台成全，職員無不從命。」

李公道：「你既願意，可暫且下去，趕快與徐可忠商議，問他也願意罰否。既辦，本縣一秉大公，因格外從寬，聽你們自己酌量。」徐二混叩頭道：「求大老爺開恩，小的願意受罰。」

李公道：「既你們願意認罰，聽本縣判斷。」喚左右，傳轎內的新人上來。

哪知道杜大隆的兒子本是一團高興的新迎，萬想不到出這意外的岔兒。在轎內坐著納悶，看風色不好，又被那看熱鬧的人七嘴八舌，你言我語，越加不好意思。敞著轎簾又沒個躲閃，只好撩開扶手，抱著頭，一溜煙地跑回家去了。單剩個新娘在轎內嗚嗚的哭。值日差叫喜娘打開轎簾；把新娘扶出，攙到公案前，揭去蓋頭。李公望下一看，雖然是莊家閨女，卻個長得骨肉停勻，五官端正。又加裝扮得齊齊整整，珠冠霞帔，玉帶蟒袍，越顯得精神豐彩，就是兩個眼哭得紅腫，像核桃一般。

這把蓋頭的彩帛揭去，看見黃倪氏跪在右邊，他便直撲下去，倒在倪氏懷裡，放聲大哭。倪氏也兩淚交流。李公不禁連連的點頭說道：「姑娘，這是你百年的大喜，不可如此。你的意思，本縣已明白了，可惜你的父母不能體貼你苦心。待本縣給你作主。」那姑娘聽這位大老爺的話正碰在心坎兒上，越發感動，哭個不止。黃倪氏好容易將他止住了哭。李公問徐二混道：「你女兒這情形看見沒有？非遇見本縣，只怕你女兒性命還被你斷送了。」二混叩頭道：「大老爺恩典。」李公叫招房將各人前後口供念了一遍，給大眾聽了，說道：「這親事，黃祖永自幼聘定，媒證、庚帖現在。徐可忠貪利無恥，一女兩嫁。杜大隆為兒娶婦，貪得厚奩，誣娶有夫之女，都該照律嚴辦。姑念自知理短，情願受罰，今兩家各罰地二百畝給黃祖永管業，以償其含冤莫訴之苦。著即將地畝指明界限，交戶房當堂立案。」

徐、杜二人沒法，只得各指撥了二百畝地，戶房照錄了地段、座落、方向，候結案後再行過割。李公道：「本縣格外體恤黃家孤寡無力猝辦迎娶，杜大隆枉費辛苦，一旦人財兩空，也覺少興。今為你設法周旋，徐可忠女兒可就此行禮，認杜大隆為義父。杜大隆預備為兒子續弦的喜筵，即借為替義女招贅的花燭。徐可忠陪嫁的妝奩，既已送往杜家，可以毋庸取回。黃祖永就杜家成親，認為義岳。從此三家一樣姻親，和氣往來，莫存意見。本縣這樣調處，你大眾願意罷。」眾人齊聲稟復遵斷，而黃倪氏母子喜出望外，尤為感激涕零。

李公又叫地保王順到案說道：「你為地保，地方有不合理的事，應該稟報本縣知道，你不但來稟報，反去替他們幫忙，就該重責。今一概免究，著這事照本縣的判斷去辦，倘有不合，惟你是問。」地保答應：「喳。」請了個安，正要下去，李公道：「且慢。本街東頭第二堡的更夫，成群聚賭誤公，應予重責。本縣看此地道旁官溝壅塞，著你查明昨兒聚賭的四個人，各罰他三天工作

開溝。待諸事齊畢，你一並銷差。」地保一一答應，退下，遵諭辦理去了。杜大隆上前稟道：「蒙老父台公斷，職員感激不盡。但是職員尚有個下情，徐氏斷歸黃家，理所應該，但職員為兒子原定的聘禮，還求老父台追還。」李公道：「你聘禮多少？」杜大隆道：「紋銀一百兩，首飾八件，衣服四套，還有鵝、酒、糕果、茶葉等項在外。」李公道：「這聘禮是應該追的。但追回來也是沒你的份了，照律應該入官。姑念你傷耗已多，著將銀兩充義學公費，衣服首飾概行賞還。」

徐二混道：「銀兩小的願還。衣服、首飾已全數給女兒陪嫁了，求大老爺明鑒。」黃倪氏稟道：「既徐親家已將衣飾陪嫁，是杜家的聘禮，自然不該留下。待媳婦過門，應當照數揀還。」

李公道：「很好。你各人都具上結來，完案後好趕快成親，無誤吉期。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萬事不由人算計，巧取豪奪更何為。